

的清明档,同样有不少关注现实、关怀弱势群体的好电影。虽然票房未必比得上贺岁档、暑期档等大档期的商业大片,但口碑不俗,发人深省。

比如2023年的《年少日记》,以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,揭开了隐秘的家庭精神暴力、学校精神霸凌。导演卓亦谦也是因为在报纸上看到好几次有关低龄学生自杀的新闻,想到要拍摄一部电影来进行讨论。电影里,兄弟俩所在的家庭已经是众人向往的目标样板:父亲(郑中基饰)是知名律师,母亲全职照顾家庭,但是如此样板式的家庭却仍然让人窒息:唯考分论、必须出人头地的人生标准,就像悬在头顶的剑,不知何时就会掉落。

又比如2021年清明档的《我的姐姐》,也关注了一个现实问题:失去父母后,姐姐有没有义务养育年幼的弟弟?编剧游晓颖说,这个故事创作于2016年,当时二胎政策刚刚放开,身边许多朋友的父母都突然开始考虑要不要生

个二胎,尤其一胎是女孩的父母。还有以前独生子女时代,有的父母也以头胎孩子残疾等理由申请再生一个。这就产生了多子女家庭间的新问题——健全的那个孩子,有没有义务照顾残缺的孩子?

而在2018年清明档的电影《过春天》里,我们又能看到深港边境线上的特殊人群——黄尧饰演的少女佩佩,白天在香港上学,晚上回到深圳跟妈妈(倪虹洁饰)住在一起,频繁地穿梭于深港两地。一次偶然间,佩佩变成了“水客”,开始在两地做起了走私手机的买卖。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,就像清明时节一样充满了水汽。导演白雪镜头下多次出现玻璃的倒影,潮湿的空气里既有少女青春期躁动的荷尔蒙,也像是一种对城市边缘地带的凝视滤镜。

除了关注弱势群体,清明档也常常是寻根之旅展开的时节。在2020年的《又见奈良》里,吴彦姝饰演的陈慧明走上了跨国寻亲之路,奔赴奈良,寻找养女

陈丽华。一段跨越60年的异国无血缘母女情,被导演鹏飞用克制的镜头语言表达,将中日两代人的情感褶皱缓缓抚平。

2023年的《乘船而去》里,独自生活在浙江农村的老太太周瑾(葛兆美饰)突然被确诊脑瘤,漂在外地的子女不得不回乡照顾。在这个故事里,编剧和导演陈小雨融入了自己小时候受外婆照料的过往。她要拍一部电影,

“记住故乡,记住外婆,记住在路上寻找家的每一个疲惫的灵魂,记住他们的勇气,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宽慰”。“经过那么多年的漂泊,我总算明白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的意义。家是我出发和回去的地方。日日夜夜在家,察觉不到家的珍贵。只有离开过,才懂得回家的滋味。”

有趣的是,电影里有一段老太太的葬礼戏,拍完之后,陈小雨的外婆觉得拍得很好,还在葬礼仪式前拍了一张照片,对陈小雨说:“弄得好看,以后我走了也给我这样弄。”

这些在清明档叩问生命意义的电影,用光影重构了传统节日的现代性表达,在生死对话中寻找生命的韧性,在记忆碎片里拼贴情感的真挚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当影院散场时的灯光亮起,清明时节的银幕之旅,恰似扫墓归途沾湿的鞋履,既留下潮湿的印记,也带着春泥的芬芳。■

左图:《乘船而去》中有导演对家乡的寻根。

